「和比企谷“分手”的三年后」

作者贴吧id：勇士主教练科尔

https://tieba.baidu.com/home/main?id=tb.1.4e575fdb.9SUXfXVII4ElhUfgQq4xnw?t=1645861948&fr=pb

原帖链接：

https://tieba.baidu.com/p/6708911706

转载注：本文由QQ号为2314925471，目前群名称为“等候”（2023.1.13）的群管理员收集转载。

1. 她和她的再见

雪之下雪乃沉默不语，只是在一个人喝着果汁。

由比滨结衣也没再追问————雪之下雪乃太有主见,并且和高中一样一如既往地是个行动派。比如去法国,等她反应过来人都没了,后来见到比企谷给人的感觉是两人好像是分手了一样，电话里问起雪之下相关的问题她也在回避话题。

所以现在,她也只能是问问,但凡多说一个字,好不容易热络起来的谈话氛围就会瞬间变冷,雪之下也会拍拍屁股说走就走。

雪之下用了半年来学习法语,用一年的时间把自己的法语调整的炉火纯青,然后,她回国了,又开始讲日语。

刚才结衣让她说两句法语来听听,她想了半天,说了句：八嘎。

她还用了半年时间来淡忘比企谷八幡,失败了,然后她又用了一年的时间去接受没有八幡的生活,还是失败了。

由比滨结衣的问题她心里有答案,已经思考了整整三年,她的回答是:是的。

她还喜欢着比企谷八幡,从发觉自己离不开他那一天开始到现在,一天都没有减少过。

第二节 “妈妈”的意义

随她一起回国还有她的一个法国同事,在她离职的同时被她高薪请来日本,他是一个高大帅气的的单亲奶爸。

这次带他来已经引起了不小的误会,大家以为这是他在法国找的老公,已经结了婚生了孩子。

他的妻子是和雪之下一起去法国的同事，工作中和他相爱。平凡的产假中的某一天夜晚，突然早产，但家里却没人，虽然第一时间往回赶，但还是耽搁了时间，他的妻子最后因失血过多而死。尽管孩子活了下来，但夫妻二人从此人天两隔。

因为那是一个加班会议———这让雪之下一直有些内疚。尽管他说这不怪任何人,她还是尽可能的照应他和他的孩子，他一直想要到妻子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，这次高薪清闲的工作机会就是雪之下想要补偿他的。

小姑娘两岁多,看起来和八幡的小孩(？)差不多大,雪之下是最常出现在她面前的女人,她很喜欢和她在一起。

她脱离爸爸的掌控可爱的摇摆着朝雪之下跑来,字正腔圆的日语发音:妈妈。

这是雪之下教的,她还会说爸爸和Le café（法语：咖啡）。

第三节 他和她的再见

宴客大厅里太吵,她抱着小姑娘去走廊透气,很不巧的,遇到了同样抱着孩子的三浦优美子。

两个人都盯着对方怀里的小孩看。优美子怀里的小孩子长的不像她，但是有一双死鱼眼，雪之下怀里的小女孩，很明显是个混血儿。

雪之下抱着小女孩直奔电梯，目不斜视。优美子抱着孩子小跑着追上来，一脚挡在电梯门中间，等门自动打开后和雪之下一起站在轿厢里。

“妈妈。”混血萝莉叫了雪之下一声，指着电梯按钮，示意她没按楼层。

雪之下刚要张口说话，听到混血萝莉叫自己妈妈顿时把本来要说的话卡住了，雪之下知道这种时候一定要在对方反应过来之前先发制人，“嘛，好久不见你结婚生子了？”

优美子刚开始还有点楞，瞅了一眼雪之下怀里的混血小萝莉，面无表情的按下一层，“你有，行，我有，不行？”

而且优美子还想说这不是我的小孩，但死鱼眼小男孩突然脆生生的叫他，“妈妈，次糖糖。”

优美子哭笑不得地看着怀里的宝贝，反击计划全乱套了。“妈妈，糖糖。”她又重复了一遍。

优美子露出不良大姐头的表情认真地瞅着小男孩说“我是你妈吗？”

小男孩紧张地咽了下口水，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说“是。”

“……”

她没有再解释，平和地看着雪之下，道，“比企谷君在宴客厅，你应该让他看到你已经有了小孩，让他彻底死心，别再跟个憨憨一样等下去，他现在的样子我看着很来气。”

雪之下微微蹙眉，似乎没太理解她的话，视线落在优美子怀里死鱼眼脸上，优美子看出他的怀疑，无奈极了，“这不是比企谷君的小孩，是我同事的，我跟比企谷君仅仅是老同学罢了，你们两个这么来气在一起不就完事了？”

优美子笑笑，“想激怒我？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啊？比企谷君欠你的？你不会真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吧，不会吧不会吧？”她站在一个大姐姐的角度把她数落一顿（可算逮到机会了），然后说，“不过雪之下，既然你结婚了，就让他知道吧，他已经做好单身一辈子的准备了。”

yes！毕业后の反击计划大成功！

电梯抵达一层，两人抱着两个小孩一前一后走出来，雪之下沉思片刻，认真地说，“这不是我的孩子，我没有结婚。”优美子很意外，不过她相信雪之下的话。

于是，三浦优美子抱着孩子转过身来，认真地对雪之下雪乃说：“请你亲自转达给比企谷君，女王可不是帮人捎话的。”

第四节

另一部电梯门在他们身后打开，比企谷八幡正好走出来，见到雪之下时立即顿住脚步。

时间大概静止了三秒，或者五秒，或者五十秒或者五分钟，但雪之下只感觉是一眨眼的功夫。

她十分敏捷地反应过来面前的人是谁，嘴角立即展开无懈可击的笑容，宠溺地摸了一下怀里的孩子，抬起头，很自然的对比企谷说，“好久不见。”

比企谷看了混血宝宝两眼，说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昨天半夜。”

比企谷多看了宝宝两眼，笑笑，视线转回雪之下身上，“马上下雨了，这里冷，带着小孩别在这呆太久。”

“本来没打算下来，遇到优美子，跟她聊了两句。”

优美子饶有兴趣地听着他们对话，低头从两人身边擦肩走过，大堂一边有沙发，她抱着小男孩在那玩了一会。

看到优美子离开，雪之下脸上的笑容立竿见影的消失，她转身按下电梯上行键，开门后，毫不犹豫地钻进去。

雪之下走后优美子来到比企谷身边默默的打量他，“对人妻有没有什么大胆的想法？”

比企谷八幡闭上眼长吸一口气，很认真地思索着什么，接着像失败一样叹了出来，“我没有想法。”

优美子恶作剧般地假装对比企谷做出加油的动作，抱着孩子走了。

第五节

宴会结束后，比企谷八幡已经喝得烂醉，今天他又没有喝过小黄毛。

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，冷风拂面，把他吹得略微清醒了些。

“再见。”比企谷顺着声音看去，叶山在一辆车前，身边的优美子幸福地挽着他的胳膊，另一只手还向比企谷做出加油的动作，车里地的死鱼眼男孩好像在讽刺他一样，他抽了抽嘴角冲那方向摆摆手算是回应。

“小町怎么还不来啊？”他低声抱怨着。

————与此同时另一边————

“町酱今晚对你哥哥很重要哦～不可以去打搅的哟，不可以哟”

“姐姐你别假装摆出这幅可爱的样子辣，我都认识姐姐这么长时间了”

“这样的小町一点也不可爱哟！”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，不知道跟多少人挥了多少次手，酒店里人已经走光了，但右边凉亭下却始终有一个身影。雨开始大了起来，比企谷被一股魔力推动着脚步走向凉亭。

走进凉亭他感觉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打开一看是小町的消息，大意是有事来不了了，让他今晚自己解决。

“真巧啊。”一个冷冷的声音从背后吓了比企谷一跳，他才想起来凉亭里一直有个人。

他转过头去看见了那熟悉的身影，美丽到虚幻的面庞，像瀑布一样垂到腰际的黑色长发，双手插在大衣口袋，七分袖露出半截白希的小臂，黑色的丝袜黑色的高跟鞋，风情万种极富浪漫气质。

“喂，眼睛都看直了，口水也留下来了，还是一如既往地恶心啊。”雪之下红着脸躲避着比企谷目光。

比企谷的眼神她明白，他并没有如她所说色狼一样两眼发直，嘴角紧闭也没有哈喇子，他的眼神是深情的，像是要把她融入进自己。

“啊，不好意思，一会雨停了我就走。”比企谷装作若无其事地擦了擦嘴角，若无其事地忘记对方是“人妻”的“事实”。

“你这个样子还能走吗？”比企谷身上的酒气很重，雪之下在两米开外都能闻见。

“我又不和你一样是路痴，倒是你，家里怎么还没来接你？”

空气陷入了沉默，但雪之下不再避讳着比企谷的目光，抬起头，鼓起了气说道，“我在等你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她想了想，应该是这样：这一次，我有一颗心，全部给你，而你，只需要接受，不需要回馈。

到底谁输谁赢又能怎么样呢？输给自己爱的人，不难看。如果胜利可以博他一笑，那她输的甘之如饴。

第六节

两人只是彼此注视着，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时间，穿过了多少时空，看到了什么时候的对方。

但是雨声突然停了，比企谷的酒也醒了。

他出人意料地没有拐弯抹角，说了句简洁的话“今晚能陪我吗？”

雪之下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向比企谷伸出了手。比企谷牵起她的手走进旋转门，穿过明亮的大堂,乘过宽敞的电梯,走过悠长的走廊。

一直走到房间门口，比企谷一直紧紧攥着雪之下的手。

他从裤口袋里摸出房卡,没有马上打开房间门,而是在走廊浅浅的暖色灯光下打量着雪之下的五官,“我喝酒了,你也喝酒了吗?”

这是什么问题?

雪之下不明所以,只是如实的点头,“喝了一点,怎么了?”

她又想了想,忽然笑了,“你怕我明天起来不承认？还是你想过了今晚就一拍两散？”

他一时答不上来，毕竟两种情况都有，喜欢着雪之下是一方面，但因为自己让人家离婚了就不好了。

“明明是你邀请的我你还在犹豫什么?”雪之下有时候自己也遭不住比企谷这扭曲的样子，不过想想她自己好像也是如此，但今天她自我感觉非常直率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直率下去吧。

雪之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钱夹,打开,抽出五张现金,数了数,五万円,觉得少了,又拿出三张,把八万円塞到比企谷的毛衣领口,霸气地说“先付钱可以了吧?明早人货两清,想要额外小费得看你表现,只要你让我高兴了,我再赏你也不是问题。”

她抽走比企谷手里的房卡,滴的一声将门打开,拉着他进去。

第七节 再见竟是如此

因为下雨,房间里没有月光,昏暗至极,比企谷能看清她的眼睛,雪之下却只能看清比企谷的轮廓。

雪之下稍稍一动,风衣的布料就会发出摩擦的沙沙声,她微微仰头,香水的气息窜入他的鼻子里。

比企谷捧住她的脸颊,吻下来。

铺天盖地的热情,一发不可收拾。

夹在他毛衣里的钱飘洒一地。

雪之下被推倒时轻轻叹息一声,“这么熟练，这三年里你……”

比企谷的身体僵了僵,笨拙地抽开她的腰带,脱掉她沙沙作响的风衣,搂着她的腰身将她往上提了提,直到她以一个舒服的姿势躺在柔软的枕头上，认真地看着她说“我还是处男。

”

雪之下突然很想笑，但一转念一想她也是个处女。

两人又亲了一会，雪之下突然踹他一脚,“我要去洗个澡。”

雪之下洗的很慢,比企谷等的着急,好几次听到水声停止,都想冲进去直接把人捞出来。

好在等待是值得的,卸掉妆容淋湿头发香肩微露的雪之下让他神魂颠倒。

他背对着窗口躺着,半眯着双眼,雪之下弯腰伏在床上,打算看看他是不是醉得太厉害睡着了,然后将人勾回床上按倒。

比企谷感觉一定是快要窒息了,否则脑子里怎么什么都不剩,昏天暗地的一片,混混沌沌的一汪,除了雪之下的触感,雪之下的呼吸,他把整个世界屏蔽掉,包括他自己的。

“我们结婚吧。”雪之下抵住他的唇将他推开。

比企谷僵了一下，说“你老公同意吗？”

话刚说完，雪之下一个升龙拳接一个天地投把比企谷摔在了地板上,然后坐在比企谷身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说“你同意吗？”

然后，吻了上去，生平第一次，主动。

—— ——完—— ——